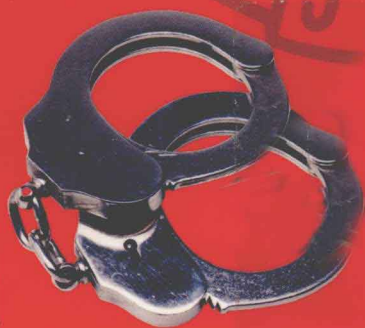


吕铮 著

在他之前，你不可能
知道的警察故事

仁敬警察





吕铮
著

目 录

1. 点背不能赖社会 / 1
2. 局长老子光环下的阴影 / 10
3. 善于转嫁压力才是领导艺术 / 16
4. 两个雷之间的选择 / 20
5. 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叫做低调 / 24
6. 有本事就别靠老子 / 28
7. 撮火是挫败和窝火的总和 / 34
8. 自费吃鱼翅的警察 / 38
9. 一见钟情不是传说 / 40
10. 善于上交矛盾才是生存之道 / 49
11. 不够处理标准的有偿陪侍 / 52
12. 狼狽之道的官场哲学 / 55
13. 给男人装个 GPS 定位器 / 58
14. 孪生姐妹，只有模样相同 / 60
15. 爱情，水深雷多 / 63
16. 别拿竞聘成绩说事 / 66
17. 喜欢姑娘，是看壳还是看瓢 / 70
18. 英雄救美已过时 / 73
19. 加班逛歌厅 / 78
20. 给男人装 GPS 定位器的后果 / 82
21. 预审就是玩人？ / 87
22. 不想丢工作就跟我上床 / 89
23. 卖淫嫖娼与谈恋爱的区别 / 95
2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交友之道 / 97
25. 对付流氓，就要比流氓更流氓 / 100

26. 我做梦也没想到你很纯洁 / 104
27. 人事任免比解析几何还要难 / 108
28. 对不起, 我不是真流氓 / 112
29. 帮个忙, 冒充我当他的女朋友 / 117
30. 我真的没想当英雄 / 124
31. 情与法的选择, 不是电视剧中的情节 / 128
32. 替人约会, 该代收浪漫吗 / 133
33. 我要做个好警察 / 137
34. 不是每个人面对尖刀都有勇气 / 143
35. 啊, 多么痛的礼物 / 145
36. 领导慰问, 要真提困难 / 150
37. 你是犯罪嫌疑人儿子, 要避嫌 / 153
38. 好警察不老实 / 158
39. 最伤心的时候发不出声音 / 161
40. 钓鱼执法与刑讯逼供 / 165
41. 有一种毒药叫速尿 / 169
42. 爱是无法逾越的陷阱 / 175
43. 花看半开, 酒喝微醺 / 179
44. 别拿人当人, 别拿事当事 / 184
45. 喝酒和写匿名信都需要技巧 / 187
46. 领导批示暗藏玄机 / 195
47. 给流氓下家伙是替天行道 / 199
48. 刑讯逼供要有验伤证明 / 207
49. 是爷们就别装屁 / 212
50. 别跟警察玩阴招 / 217
51. 不该被劫持的人质 / 225
52.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等于零 / 229
53. 战场上没有老子儿子 / 234
54. 植物大战僵尸 / 237
55. 峰回路转 / 238
56. 无悔路程 / 243

1. 点背不能赖社会

是所有的警察都如宣传般的英武挺拔、爱岗敬业吗？答案当然不是。就像不是所有厨师都能做一手好菜，不是所有医生都能不收红包，不是所有教师都能为人师表一样，警察中当然也会有些懒散的家伙，我们管这些生活中的不如意叫瑕疵。

而世界上存在没有瑕疵的事物吗？我想是没有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是老祖宗就明白的道理。但别的职业可以有瑕疵，唯独警察不能有，我们整天听到新闻里、媒体中有多少声音在批评这些有瑕疵的警察，这种概率要远远大于有瑕疵的厨师、医生、教师等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警察这个职业的特性决定的。

警察是国家工具、执法工具，身处执法一线，手中的权力关乎群众的性命安危。厨师炒不好菜，顶多影响一顿饭，顶到头儿馆子关张歇业；医生收红包，有时病人和家属反而心里踏实，求医治病本来就是花钱的买卖；教师偶尔懒散，咱们祖国的花朵照样盛开灿烂得一塌糊涂，根红苗正的花朵们有时不缺这一点肥料。所以以此相比，警察被非议多、被关注密切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这个职业的重视，对这个职业的依赖。

而章鹏，就是这样一个有瑕疵的警察，还是个小警察。

“章鹏，你给我背一遍《六不准》！”武所长怒气冲冲地在屋里踱步，不时转过身来用手指着身旁那个站没站相的黑瘦小子。

“武哥，我……”章鹏扭捏道，而双手还不时在沿着腿旁到胸前交叉晃悠着。

“什么他妈武哥！叫武所儿。你给我站好了，别晃悠了！”武所长气不打一处来地说。“给我背！我今天还就听定了！”

“嗯……《六不准》……是……”章鹏黑眼珠乱转，努力地朝武所儿后面看，“是……不准违反执勤流程，不准在执法中简单粗暴，不准在执法中讲执法忌语……”

“嗯，这次还行啊，接着说。”武所儿转过来看着章鹏，“还有呢……”

“不准……不准……不准吸烟……”章鹏随着武所儿身后秦岭的嘴形发音。

“不准吸烟？放屁！你怎么背的！”武所长又被气着了。而他身后的秦岭却一阵窃喜，冲章鹏龇牙咧嘴地笑。

“我……”章鹏一时语塞，知道中计，但又无法解释，只能乖乖地站在原地听武所儿的呵儿。

“我说章鹏啊章鹏，你小子什么时候能让我省点心啊。你说说，咱们所今年正往区级优秀派出所那儿冲呢，大家都努力为咱们所儿增光添彩，怎么就你小子给咱所儿拖后腿。你说说，就这么一个《六不准》有那么难吗？啊，检查团过来时我和闻政委都安排好了，饭也吃了，大哥也认了，三拜九叩都弄完了，到了儿这最后一哆嗦折的你这儿了。”武所儿越说越气，一下把还燃着半支的烟蒂捻灭在烟缸里。

事情其实不复杂，爱民路派出所今天正在迎接分局来的检查团，分局正在搞年底各区的优秀派出所评比工作。这种工作其实大都是例行公事，查查卫生啊、询问询问办理户口的群众是否满意啊、随便问问民警一些基础性的知识啊，仅此而已。检查团虽然是分局派出来的，但大家都是警察，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也说不好以后有没有互相帮忙的机会，在这个行业里，多个同行朋友就多一份资源，所以检查归检查，感情归感情，面上的检查都好过，最后能评上谁还是看一年工作的破案、抓人、被投诉次数等硬件数，所以这次检查团的工作也只是面子上的。而不料章鹏却一下给搅了局。

今天上午章鹏刚和交了仨月的女朋友分了手，情绪正低落着呢。正巧在门口碰见了分局检查团的刘处长，刘处长当时正在询问一个到派出所告状的老头儿，而且不时还给老头儿支招儿。章鹏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这个级别自然不认识刘处，在他脑海里，此时的刘处也就是个无事生非，

在派出所门口挑事的是非虫儿而已。

“起来起来起来，别挡路。”章鹏连拨弄带胡噜把刘处轰到一边，临了儿还甩了一句话：“没事撑的。”

这下可把刘处气着了，就在刘处想发作的时候，章鹏早就推着自行车进了派出所。这自然为今天章鹏倒霉留下了伏笔。

而就在章鹏换上警服和大家一起欢送检查团时，出事儿了。

“嗯，那位同志。”检查团团长刘处在即将走出派出所大门时，回头指着章鹏。

章鹏可不傻，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但事已至此，也只得硬着头皮走出队列，这时他脑海里正反复上映着那个老乡集体后退一步，把王二小露在前面的笑话。

“这位同志，请你背诵一下咱们局要求的《六不准》。”刘处开始发难。

站在一旁的武所长和闻政委也都傻了，心想这是哪一出儿啊，怎了临了儿临了儿又开始问了。同时两人也不禁为章鹏捏一把冷汗，心想怎么刘处点人这么准，一下就把派出所最没六儿的小子点出来了。

“《六不准》……不准吃喝嫖赌抽吧……”章鹏张口就来。“唉，不对，还少了一个。”连章鹏自己也觉得不对。

在场众人差点集体晕倒，见过没知识没文化的，但这种没知识没文化还敢张嘴说的可真少见。

“什么！这是你背的《六不准》？”按章鹏、秦岭这些80后的警察的说法，刘处这时“爆豆儿”（电子游戏人物发必杀技之前的能量爆发）了。“老李、老闻，你们就是这么教育干警学习公安部重要指示精神的？嗯？一个堂堂的人民警察，连最基础的《六不准》都背不下来，怎么谈得上为人民服务？怎么谈得上执法为民……”刘处越说越激动，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他“爆豆儿”之后发出的强大必杀技了。

“章鹏，胡说什么！”武所儿一马当先开始往回遮。“不许和领导开玩笑，这什么时候，快，给刘处重新背一遍。”武所儿一边对章鹏说一边使眼色，心里都快向上帝乞求了，这次优秀派出所的评选，可是跟自己日后的晋升有着直接关系的。

“啊……”章鹏张大了嘴，他这一慌脑子更是一片空白，“六不……”

“行了行了，老李，我们下午还要去光明派出所，今天先这样，啊……”刘处说着就往门外走，大家一下都尴尬在这里了。检查团的老邢、老范都是武所儿的哥们儿，但眼瞧着顶头上司耍了大牌也不好多说什么，而派出所的二十几口子刚才还都满脸堆笑、一片灿烂，不料一下就阴霾满天、跌入深谷了，连武所儿和闻政委都没反应过来。但阻拦是没用的，刘处今天还就铁着心难为这个小警察了。以武所儿和闻政委为首的二十几口子呆呆地目送着刘处等人的索纳塔轿车远去，还恍然在梦里。

“章鹏！”武所儿的声音几乎可以被称为怒吼，这一嗓子把旁边几个给派出所当托儿假冒群众的治安积极分子吓了一跳。

“广播体操，这回你丫可瞎了。”秦岭的安慰怎么听怎么像幸灾乐祸。章鹏因为站没站相，老晃悠胳膊哆嗦腿，所以在学校里就得了这个“广播体操”的雅号。

“操，点背不能赖社会，命苦不能赖政府啊。”章鹏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之后又狠狠地吐了出去。“得想点办法……”章鹏若有所思。

“想办法，什么办法？”秦岭不解。

“哎，知道刚才武所儿最后跟我说的是啥吗？”章鹏一下挺严肃，弄得秦岭一阵发毛，“武所儿说，要么年底之前破个大案将功折罪，要么……”

“要么怎样？”秦岭小心地问。

“要么让我抱着大枪车里睡……”章鹏又吸了一口烟。“操！”章鹏补充一个叹词。

饭店的包间里，武所儿又开了一瓶金六福，满满地给同桌的老邢和老范斟上。武所长今年三十五岁，本名叫武树，武艺的武、树立的树，算是他们分局最年轻的派出所所长之一，可谓是前途无量。这次他所辖的爱民路派出所如果能顺利评优，预计明年补分局刑警队队长那个缺就好运作了，而天公偏不作美，临了临了弄了这一出，搞得武树此时的心情真好比那些老外扔在海里的漂流瓶，好不茫然。

“小武儿。”老邢是分局预审处的科长，一直是武树的运作对象，逢年过节都少收不了武树的烟酒，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是能给他出主意的，“其实这事算什么啊？那个民警不就没背出《六不准》吗？他也没有违法违纪，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吗？哎，那个刘处也真是……”老邢的话没头没尾，看似推心置腹为武树着想，实际等于什么也没说，弄得武树更加茫然。

“那……”武树用手推了一下桌上的转盘，把刚上来的一条弄得挺考究的鱼转到老邢面前，“那您可得给我出主意，您说我来爱民路的这几年，哪天不是起早贪黑地苦干活儿，就说今年，要论抓人、破案子，咱分局哪个派出所能超过我们；要说参加分局各项活动，我也都带头参加，我真觉得自己对得起这点工资了。要真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把爱民路一年的工作给PASS了，我可真想不通，那小子本来平时就二乎，刘处还真认人，一点就是他。哎，也是我点儿背……”武树越说越窝火，自己一扬脖，干了杯中酒。

“呵呵，别激动别激动。”坐在一旁少有言辞的老范终于说话了。老范是分局政治处的副主任，主管的就是宣传和组干工作，他当然知道此次派出所评优对武树的重要性。老范已年近五十岁了，干了这么多年政工干部的他，也早已洞悉这官场浮沉的奥妙了。“我给你分析分析，首先说刘处的出身，刘处现在是分局的纪委书记，一直干政工，没接触过业务。你看看他这一路走来，政治处内勤、政治处副科长、科长、副主任、主任，根本就没离开过政工口，人应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

“呵呵，老范，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搞业务的抓预审的就不单纯了？”老邢突然打哈哈地插嘴。

“呵呵，那我可不敢，谁不知道你是有名的老油条。”老范回了一句接着说，“刘处提正处之前，我还和他共事过不短的时间，就我看来，他这个人就一个字。”老范停顿了一下，给自己布了一口菜，用眼睛看着自己这个设问句的效果。

“什么字？”武树和老邢都等着结果。

“独！”老范公布了答案，显然对自己设问句的效果感到满意，“跟他在一个办公室那么长时间，我就没看他跟同事一起喝过酒吃过饭，逢年过节的有些下级要想给他‘点’点儿，他也从来不要，弄得自己像个菩萨似的。

你知道我们当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是什么吗？”老范的设问句接踵而来。

“什么？”武树为了得到答案，彻底给老范的设问句当了托儿。

“刘独，呵呵，刘独！”老范强调着。

“哈哈，没想到刘处还有这个段子呢。”老邢也像得到军事机密一样地大笑，“哎，但你说刘处这么独，怎么升上去的呢？按说不应该啊。”老邢笑罢又理智起来。

“你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老范看着老邢，似乎像看到外星人一样。

“啊？知道什么？”老邢有点晕。

“刘处他爸是……”老范说着就凑到老邢耳边窃窃私语。此时武树知道，这个军事秘密显然还轮不到自己这个级别分享。

“噢……操！”老邢一下两个叹词，之后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我说去年那谁和刘处争了半天也没上去呢，原来有他神仙老子，操！官场啊！”不知为什么，老邢有点激动了。

“哎，二位大哥，咱怎么越扯越远了。”武树看着这满桌的酒肉将尽，争取时间似的拉回话题，“你们还得给我出出主意啊，怎么跳过这个坎儿。”武树有点着急。

“嗯……小武儿，你认我们这两大哥吧。”老范突然没头没尾地说了这么一句。

“当然了，我有今天还不是靠二位大哥照应。”武树忙着表忠心，其实鬼才知道，老范到底在多少人面前说过同样的话。

“今天没外人，我就跟你说了句最实在的，但……”老范又停顿了一下，只不过这次不是设问，而是以停顿起到强调的作用，“但话说在前面，出了饭店门，大家就都当我没说过，烂在心里。”

“嗯，没问题，没问题。”老邢抢先表态，随后竖起耳朵准备接收军事情报。

“范哥，您放心，我嘴严您是知道的。”武树也不落后。

“我就跟你说两点，你自己去悟。”老范此时右手正向上持着烟卷，左手手心朝上放在桌子上，怎么看怎么像神佛标准的手势。“第一，我先问你，你派出所的二把手是从哪调过来的？”老范发问。

“啊？你是说那个闻章？”武树诧异。闻章就是爱民路派出所的闻政委，

比武树大三岁，属于那种冲谁都笑的好好先生，但武树知道，这个人是标准的看似敦厚其实城府极深。“闻章，他来之前是分局政治部团委的副科长啊。”武树回答。

“嗯。”老范没有过多解释。

“第二，我再问你，分局刑警队队长这个缺，除了你惦记以外，还有几个候选人？”老范再问。

“除了我？”武树点燃一根烟，若有所思，“南坝河派出所的老靳、西场营派出所的万国庆……”武树搜刮空肠地想。“还有现在刑警队的那个副队长小许？他不应该啊，他刚从警校调过来提副队长没多久，应该不在范围之内吧。”武树说。

“糊涂！”老范恨铁不成钢地说，“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小许，我跟他接触过几次，此人可是极聪明。再跟你说个细节，去年刘处提成处时到警校参加新任领导培训，这个小许就特意回去给安排了。”老范说话就是这样，故弄玄虚，总是爱列出几个事件让听者自己串连。但这几句话已足以让武树和老邢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

“啊！您的意思是，这次刘处到我们所儿检查，是为了那个小许提拔，故意为难我？”武树有点明白了。

“嗯……你小子还算没白当这么多年警察。”老范掐灭了手中的烟蒂点了点头。

“噢，我说那天检查团来的时候，我这闻章大政委怎么急着让章鹏这小子回所儿呢。操！敢情为了这一出。”武树武所长彻底明白了，自己身边这闻政委其实也是刘处的人，刘处为了能提拔刑警队的小许，是故意让闻章找个半吊子的警察做目标，之后才有压制这爱民路派出所评优的理由，操！真他妈是兵不血刃啊。

“我就操他大爷了！”武树气得有点失德，“我他妈辛辛苦苦地搬着干活儿，没想到这帮孙子变着法地整治我，这活儿没法干了！没法干了！”武树越说越激动。“看着的，闻章啊，看我回所儿不玩死你。”武树发狠道。

“你给我打住。”好久不发言的老邢终于说话了，“这就是政治。懂吗？别整天跟个中学生似的，老想着当班长不知道给老师送挂历。事到如今，

抱怨也没有用，重要的是得想想如何去解决。”老邢语重心长。

“嗯，您说，怎么解决？”武树忙问。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但你速度要快，下手要准，搞得要漂亮。”老邢这个老预审可不傻，眼睛里流露的都是狡猾。

武树一言不发，洗耳恭听。

“你知道主管刑警队和预审的局长是谁吧？那局。”老邢不搞设问，直接叙述，“那局最看不上的就是这个刘处，两个人脾气秉性也不对付，你知道为什么刘处想把那个副队长小许扶正还得阴着来吗？不就是碍于那局的脾气。谁愿意自己手下的干部是别人的人啊，你说是不是？”老邢反问。

“嗯，对，您说得对。”武树点头如啄。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把自己摆到那局的视线里，一定要成为那局欣赏的人。”老邢运筹帷幄，“之后我和老范再帮你运作运作，没准这步死棋就走活了呢，你说呢老范。”老邢显然不想独享这个知识产权。

“嗯，老邢的这个想法我同意，小武儿，这事难的就是让那局看中你，我想那局也不是傻子，要让他知道小许是刘处的人，应该不难吧。”老范转头看着老邢。

“呵呵，你个老家伙。放心，小武儿，只要你能让那局看中，这个告密的事情我来做，哈哈。”老邢一脸灿烂。其实有时毁人也是件挺高科技的事儿。

“谢谢二位大哥了，你们放心，我武树永远是你们的小弟，到了什么时候咱仨都是一条船上的。”武树赶忙表忠心。

“嗯，这个不必多说，不然我们俩干嘛帮你呢。”老范接过话茬。“小武儿，现在就要看你的了，怎么能尽快进入那局的视线。”老范斜眼看着武树。

“嗯，我明白，我明天就去那局家。”武树一下来了精神。

“错！大错！”老邢边说边按了按武树的大腿，“你小子有时就是太冲动，你了解那局吗？知道他好什么吗？明天就去，去了怎么说啊？说你想争大队长的位子送礼来了？幼稚！”老邢一下全否。

“啊？那怎么？”武树有点晕了。

“我说你小子除了送礼就不知道别的了吧。”老邢恨铁不成钢地说，“你就不能在年底之前破几个像样的案子，啊，之后让你范哥从政治处搞搞宣传，

再由我去和那局说点什么。这不比你自已提着东西上门强多了吗？哎……”老邢真没想到自己能说得这么彻底，不禁开始反思到底还有没有帮这个笨小子上位的必要了。

“啊……嗨！真是真是！”武树终于大彻大悟了，“多谢邢哥、范哥，多谢多谢！你们看着吧，年底之前，我一定弄出点文章来。”武树似乎看到了前方的一片光明，又开始有点激动。

而老邢和老范则默默看着他，心里都在盘算着这笔买卖做得值不值得，但他们都知道，无论谁上谁下，也动不了他们一根汗毛，当然，他们也都不会像自己说的那样动用一根汗毛的关系去帮武树。事情有时就是这样，成了会有许多人来邀功卖好，败了就全是自己的责任。武树这个官场上的毛头小子需要学习的真是太多了。而谁也不知道，那个闻章闻政委，曾经在一次办事中得罪过老范。

在出酒店大门的时候，武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那天就是章鹏背出了《六不准》，也一样得出事儿。”这个问题立即得到了老邢的回应，是个难听的叹词。

谁比谁傻多少呢？这是个千古以来许多人没想明白的问题，也是老邢和老范没想明白的问题。武树到底比他们傻多少？

武树在打车回家的路上，再次拨通了替罪羊章鹏的电话。

“喂，章鹏吗？嗯，我是武树。”武树立即又变回了武所儿。“我刚从分局领导家出来，就为你这个事儿，这次事儿闹大了，不单咱们派出所为你背了黑锅，而且你个人也会受很大影响。下午我和你说说的话可不是吓唬你，现在咱们每个派出所都有工作交流的硬指标，你要是年底没有任何动静，我也保不了你。我再和你说一遍，要么年底出个‘果儿’（警察行话破案），要么就抱大枪去，自己看着办吧。”说完了，武树还没等章鹏回应就挂了电话。

“哎……点背不能赖社会啊……”他此时说这句话，既是说自己，当然也在说章鹏。

其实早在老邢、老范出主意之前，武树就已经让章鹏立下了军令状，他当然不能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交在那两个老狐狸手中，他今天花了半个月

工资请他们吃饭，要的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表态。任何事都是相互的，但这官场上根本不会讲什么一荣共荣一损俱损，谁都想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其实，谁都不比谁傻。武树虽然累了，但觉得还差一个电话要打，装就要装到底，今天不当孙子明天怎么变爷爷？

他拨通电话：“哎，老闻，嗨……刚从领导家出来，对对对，就是按照咱们班子商量说的……”武树语气客气。

2. 局长老子光环下的阴影

那海涛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客厅烟雾缭绕。他们单位的老邢正在向他父亲汇报着工作，他最看不了的就是老邢那种在领导面前低三下四、在干警面前趾高气扬的样子，这大周末的汇报哪门子工作，明摆着就是往这贴来了。但那海涛也不禁佩服老邢这点，装积极也得有两把“豆儿”，不光要会装，也得会坚持，都是搞预审和人斗的，谁都不比谁傻，关键要看谁比谁能坚持。

“邢科长。”那海涛走过去打了个招呼。

“哎，小那，回来了啊，昨天那个人审得不错，三下两下就弄出来了。”老邢是多会来事儿的人啊，当着爹夸儿子，谁听了能不乐意。

“啊？还有这回事？你怎么没说啊？”那局长有了兴趣，“说说，你是怎么审的。”

“嗨，就是一盗抢机动车的……”那海涛说着没趣就自顾自地往里面走，耳后传来了老邢肉麻的夸奖之词。

有个当官的老子好吗？当然好，少几年奋斗、多诸多机会，谁不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跑。但哲学不是说了吗，凡事都是相对的，都有两面性，有好必有坏。那海涛这个出生在警察世家里的革命种子也会有他自己的烦恼。

老爹是如今分局的二把手，主管着公安工作的精髓——刑警和预审。那海涛出生就在公安医院，幼儿园是公安局幼儿园，上过了初中就去了警校，在警校别的孩子第一次穿上警服热泪盈眶的时候，他已经穿父亲的警裤好几年了。有时那海涛在家甚至有些窒息的感觉，警察换装前，家里是一片绿色，换装后又是一片藏蓝，自己纵有满腹经纶也远不及身居高位的爸爸。这，是种折磨。

而到了预审处之后，当领导们得知他是那局的公子之后，就变着法地往他手里递好案子，好审的、好破的，弄得那海涛整天审的都是些软柿子，一捏就擦（招供），有的甚至还没捏就擦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让那海涛颇有些举着牛刀杀雏鸡的感觉。这不昨天，邢科长又让他审了一个盗抢机动车的案子，刚开始他还觉得有些挑战，毕竟案件的案值、刑期都不小，就算再老实的人面对十年徒刑也得狡辩一番吧。而当他看到那个偷车贼的时候就失望了，这小子估计在刑警队送预审之前就已经被折腾熟了，刚进来就什么都招了，还主动写了亲笔供词，让那海涛一阵唉声叹气。弄得偷车的小子还犯晕呢，心想这哥们怎么了。

今天晚上那海涛的警校同学黎勇请他吃饭，这个长得酷似麻雀的小子即将举办婚礼了，准备让哥儿几个帮他忙乎忙乎，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林楠、章鹏都会到。警校同学聚一次不容易，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明显。所以那海涛拒绝了和父亲以及邢科长共进晚餐，叫上女友李亚男，驱车前往位于南城的老五火锅店。

那海涛到餐厅的时候，人已经到齐了。那海涛想挽着李亚男的手，却被亚男一把甩开。“难受……”亚男说。

亚男是那海涛的警校同学，两人从学生时代便开始相恋，到现在竟已近九年了。都说七年之痒，而如今这九年的感受，用那海涛的话来形容那是无关痛痒，两个人的关系经过如此漫长的爱情长跑，变得有些拧巴，说好不好、说坏不坏，好到不了结婚的程度，坏也无法有分手的理由。两个人彼此熟悉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麻木，就是那种左手拉右手的审美疲劳，亚男也开始对那海涛挑三拣四。这让那海涛想不通，凭什么自己一堂堂有

为青年要落到这奔三妇女手里，但无奈，自己还就是离不开她，虽然多数时候亚男对他的压制几乎让他窒息。

李亚男现在是分局刑警队的内勤组长，首先论级别就比那海涛高；其次论身手，亚男在警校时就一直爱好柔道，虽然那海涛当年也曾凭借自己家传的摔跤技巧叱咤风云，但比起亚男来最多算是一个野路子，上不了台面；最后说性格，亚男是典型的O型血女孩，独立、有主张、干练，而那海涛则是典型的A型血人，有时会显得有一些“面”。综合素质比较下来，那海涛的战斗力和亚男差了一大块，要用章鹏的话说，这是一对儿男主内女主外的组合。而那海涛近期，开始反抗了。

“什么难受难受的。”那海涛再次抓住亚男的手，“给我点面儿啊，别找急。”

那海涛本来是半开玩笑说的，不料亚男反应却挺大。她再次甩开了那海涛的手。“嗨，你还反了你，还要面儿，长得跟熊猫似的！”亚男说着大步流星，迎着大家诧异的眼神走了过去。那海涛用手抬了抬黑边眼镜，憋住一口气。

“啾……那预审员罩不住了吧，哈哈哈哈。”章鹏眼尖耳灵，一下就注意到细节，“李警长，最近又发福了啊。”章鹏笑得一脸褶子。

“滚一边儿去，看着你就费劲。”亚男照着章鹏的脑袋就是一巴掌，“谁这么不规矩，这点儿就带你出来溜了，早七晚八懂不懂？”亚男说完就笑。

“哈哈哈哈，早七晚八不是遛狗吗？”准新郎黎勇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穿的西装革履，但怎么看怎么是借来的。

“呸，你小子当着新娘子树立点形象。”章鹏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义正辞严。

“呵呵，我家海伦才不会怪我呢。”黎勇说着用手轻轻搂了一下身边的准新娘。准新娘温和地冲大家笑了笑，没有说话，显得端庄却羞涩。

大家都知道黎勇和海伦的故事，那是一段警察生活中难得的“向左走、向右走”的美好结局。黎勇是名打扒警察，和新娘海伦是在公交车上结识的，海伦是个聋哑姑娘，但是温柔贤惠，为了黎勇放弃了出国的机会，他们几经磨难才走到了一起。为此他们的同学林楠专门以此为素材写了一本小说，叫《巴士警探》。

那海涛觉得没面儿，但还是坐在了亚男旁边，他憨憨地冲大家摆出了自己的标准笑容，让众人不禁想起了刚才亚男对他的称呼。

“楠子，最近又写了什么大作没有？”那海涛转移话题道。

“嗨，一直没动笔了，状态不好，呵呵。”对座的林楠较前些日子显得又有些消瘦，眼神里多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忧郁。

“你和小蔓真的没可能了？”那海涛又问。小蔓也是大家的警校同学，以前是林楠的女朋友。

“呵呵，过去了就别提了。”林楠吸了一口烟，显得有些疲惫。“其实大家都是好人，就是感觉不对，还是不合适。”林楠看着那海涛说。

“得了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别提这个了，林大作家还愁找不到好姑娘。”准新郎黎勇从中打岔。“先说说你那《警校风云》的电视剧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播啊？”黎勇问。

“嗨，别提了，合同都签了，但投资方撤了一部分资金，等着呢。”林楠有些沮丧地说，“今年啊，事事不顺，就当作调整期吧。”林楠是市局经侦处的警察，家里条件很好，算是个标准的富二代，业余时间好写个小说，前些日子出版的描写警校生活的小说《警校风云》被影视公司签了版权，但好事多磨，至今还未正式投拍。

“楠子，我跟你讲啊，感情的事不能强求，你也别太难过了。”亚男一向说话正经，这一下又把话题引了回来。而且她还有个口头语，就是“我跟你讲”。

“嗨……”林楠苦笑了一下，避开亚男的正面说教。“我没事，我能受多大打击啊，和小蔓分手也是为了她能幸福。”林楠说着有些怅然。“但女警察就是女警察啊，分手之后不久，正好是我的生日嘛，我就怕在那天又出什么事情让我们彼此难受，就在短信里告诉她我在外地出差，结果她在当天给我发了一个手机全球通里的‘位置查找’，我按的是不接受查找。结果不到五分钟，小蔓就给我回了短信，说我骗她，呵呵。”

“啊？那你当时是不是出差了呢？”准新郎黎勇问。

“废话，我能出差吗，当时不就在北京呢吗。”林楠不屑黎勇的低智商。“后来小蔓还给我发回了一条短信‘你所查询的 1391180××××，该用户